

导体

Les Corps Conducteurs

Claude Simon

[法] 克洛德·西蒙 著

焦君怡 张新木 译

非外借

南京大学出版社

导体

〔法〕克洛德·西蒙 著

焦君怡 张新木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导体/(法)克洛德·西蒙著;焦君怡,张新木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1

ISBN 978-7-305-19338-5

I. ①导… II. ①克… ②焦… ③张… III. ①中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47635 号

Les Corps Conducteurs

Claude Simon

© 1971 by Les Editions de Minuit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by NJUP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09-255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导体

著 者 [法]克洛德·西蒙

译 者 焦君怡 张新木

责任编辑 付 裕 沈卫娟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张 6.5 字数 107 千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9338-5

定 价 35.00 元

网 址:<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njupress

销售咨询:(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橱窗里，十来条相同的女腿一字排开，脚底朝上，大腿从腹股沟处被截下，放置在地板上，膝盖稍稍弯曲。这些腿似乎是从那些舞蹈队的哪一支里借来的，就在那一刻，她们全体将腿抬起，在那里亮相，就这般模样；或更有甚者，单调而众多的腿借自那些广告画中的哪一幅，表现着身穿连体衣的一位漂亮姑娘，正在穿长筒袜。她坐在一个软垫上，或是在凌乱的床边，上半身朝后仰着，那条腿上，她已经将长筒袜拉到很高处，一只小猫或小狗，卷毛的那种，快乐地蹠起后爪站立着，一边叫唤，一边伸出粉红的舌头。这些腿是用一种塑料制成的，通体透明，呈赭石色，整块模压而成，让人想起某种轻型假肢器官。护士(或年轻的实习医生)腋下夹着一条截下的腿，就像

夹着一个盒子。一位老者蓄着白色的山羊胡，戴着夹鼻眼镜，白色无边圆帽，穿着医院的白大褂，手持一把手术刀。他身后簇拥着十来个更为年轻的人物，戴着同样的无边圆帽，穿着同样的罩衫，这让他们看上去就像屠宰场的伙计。这种相像非常突出：他们高卷着衣袖，衣服上血迹斑斑，好几个人手里还拿着各种器具：锯子、止血钳、牵开器等，其中几把还带着血迹。罩衫在腹部有个口袋，就像袋鼠的口袋，从中露出剪刀的环形手柄，或者几把产钳。正是他们中的一人，腋下夹着那条截下的腿。另外一人拿着一个广口瓶，里面能看到一个蜷缩的胎儿，脑袋硕大。戴夹鼻眼镜的大胡子老头在前，年轻人紧跟其后，一起走向一张手术台，上面平躺着一个赤裸的女人：披着金色的秀发，一张酷似卡都宝宝^①的脸。手臂垂在身体两旁，丝毫不害怕，她还在笑，侧着头平躺着，脸转向观众，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她的乳头轮廓勾勒得很精细，粉嫩粉嫩的，硬朗坚挺。年轻实习医生们喜形于色。透明的长筒袜特别特别精细，介于深米色与浅米色之间，套在那些腿上。透过袜子的网眼，能看到模压的塑料闪着亮光。医生让他拉下裤子。在街道的尽头，他能看到一条与之相交的林荫大道，还有

^① 卡都宝宝(Bébé Cadum)，法国婴儿护肤的百年品牌，其商标是一张标志性的婴儿脸。(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

街心小花园里叶子变黄的瘦小树木、川流不息的交通，再远处就是酒店的挑棚，挑棚用玻璃和金属搭成，空架在人行道上方。街道与林荫大道的交叉口约在百米开外，过了林荫大道再走四十来米，就是酒店的大门口。树林稀稀落落的叶子，像出自赭石甚至铁锈的那种绿色，一副生病的模样，在大楼的淡灰色背景前轻轻摇曳；那座大楼矗立在街道和林荫大道的交汇处，呈现为垂直平行线状，就像是一架管风琴。在众多高大门面形成的狭小楼缝的开口处，能够看到泛白的天空。透过炎热的浓雾，通道的尽头依稀可辨。太阳染着一抹泛白的黄，街道的整个一侧都积满了灰尘，此刻，他正好穿行在这条街上。他站在橱窗边一动不动，橱窗里竖立着那排腿。在他撑在身体右侧的手心下，他能感觉到最下端的几根肋骨，肋骨下面，他的手指小心翼翼地触摸着腹部柔软的内壁。画板表现着一个男人的上身。肌肉呈深粉红色。从横膈膜直到耻骨齐平，腹壁被剖开，就像被打开的盖子。这般切开的口子类似吉他共鸣箱的形状，在齐腰的部位微微收缩。里面能够看到一些深红或泛蓝的器官。他手指按压的部位，是一团轮廓柔滑的器官，呈砖红色，就像一个袋子。差不多在它的中央，有一个浅橄榄绿的囊，粘连在内壁上，在高处变圆，形成一个小穹顶，它下面的部分逐渐变窄，最终成为一条细管，细管分叉，分

叉的脉络消失在泛红的叶片状褶皱中。第二条细管，但是这条细管呈淡紫色，截面更宽，与第一条细管及其分支交织在一起。在绿囊形成的小穹顶上，画师添加了黄色的光泽，以此达到提亮的效果。医生问他这种疼痛是否类似一种刺痛，一种重压，或是一种灼烧。现在他的裤子呈手风琴状堆在脚踝处。低下头时，他看见自己蜷缩的阴茎，皱巴巴的，还有他长满汗毛的双腿。在诊室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幅镶着玻璃的画，画面上是一长队快乐的年轻医科学生，配备着各种外科器械，跟着一位大胡子导师向手术台走去，那里躺着一个赤裸的年轻女人，笑得露出了所有牙齿。医生的办公桌很难定义风格，但很豪华。木质深红发亮。桌面的四边镶嵌着黄铜的条纹，四角装饰着小花环。一尊青铜雕像摆放在办公桌外侧边缘，位于一个大理石底座之上。雕像表现出一个半躺的女人，身体和腿部裹在百褶的无袖长衫里。在凸起的部位——头、膝盖、衣褶卷起的足背——光滑的青铜带着浅黄色，闪闪发光。女人的一条手臂环抱着某种工艺精良的罐子，罐子配有一个带铰链的盖子。盖子的边沿，一个半月形的凹痕形成一个通道，可以充当笔架，但此刻这个孔洞是空着的。从咬紧的颌骨开始，肌肉的收缩一直延伸到太阳穴。因为轻微的抽搐，肌肉抖动着。他感觉到汗水在皮肤上流淌，顺着头发流到脖子、背上。

淡灰色的热浪，触手可知，似乎堆积在街上肮脏的褐色墙壁之间。他身体微微前倾，面孔僵硬，向着人行道上冒出来的消防龙头靠近，就在大楼底部，橱窗的右侧。消防龙头由一种坚固的生铁管筑成，被涂成红色，起先垂直向上，之后向前弯曲，同时分成两个水平的分支，开口处由一个套筒封闭，上面还拴着一根小锁链，与铁管连在一起。这两个分叉的管道离得很近，完全可以充当座位，他就坐在上面。保持这样的姿势并不能使疼痛减轻，但他再也不用费力气靠双腿站着了。两个身穿白色连体服的黑人，戴着帽檐很长的鸭舌帽，正忙着给一辆停在人行道边的卡车卸货。他们从中搬出一些体积巨大的纸箱，抱在胸前，运进商店，上半身向后倾斜，头转向一边，面颊贴着纸箱壁。当他的眼睛跟随着其中一人的时候，他发现这个人也在看他。也就是说，当这个黑人怀抱重物，脚步不停地穿过人行道时，盯着他看了一小会儿。接着，他消失在商店里；这个商店，坦白地说，更像是一个仓库。过了一会儿，当他出来的时候，他的目光又一次转向了他，这次他盯着他的时间比在来路上盯着他的时间更长了一些，然后，他转过头，一边再次穿过人行道，一边忙于撕开和折叠纸板箱，那个箱子现在空了，被他压瘪，扔在卡车车尾下面的马路上，他用脚推了推，与此同时，又推了推那些已经堆积在那里的其他包装箱。当

他等着卡车里某个人递给他另一个箱子的时候，他的眼睛露出了眼白，瞳孔集中在眼角，又一次看向了消防龙头。他栗色的面孔泛着亮光，唇上蓄着短胡须，下颌骨大得出奇，两颊鼓起，就像嘴里填满了东西。接着，他的眼白不见了。这回，当他将另一个箱子紧贴着胸脯再次经过的时候，他的眼皮垂下来，注意力似乎集中在脚上，以便不被商场的门槛绊倒，他猛然冲入，没有停下来的迹象。在大楼底部，紧挨着消防龙头的石砌体由灰色的大石块建成，有一人多高。往上一些，一直到三楼，石块窄了一些，被凹陷的接缝分隔开，形成了水平且相互平行的长条。他把头向后仰，看到了一整面墙，高处砌着浅褐色的砖。这面墙朝发白的天空升高，一些方形的窗户被规则地嵌进去，既没有阳台，也没有框饰，它们显现出的大小和间隔逐渐减小，这种连续的延伸勾画出彼此靠近的消失线，这些线条在二十一层楼高的地方中断，由视线将它们闪亮而褪色的空中延伸向汇聚点。他感到轻微的眩晕，低下了头，此刻他的目光从上到下扫视了从褐色渐变到灰色的墙面，发现在他上面一些，大楼底部的石板上，用白色的高大字母写着：神(DIOS)。他弯下身体，侧向一边，读出了全部的题字：神即是爱(DIOS ES AMOR)，题字的每一个字母都是大写的，形状不规则，排列也不整齐，宽约两指。字母 R 的最后一笔被夸张

地伸长。液体涂料从不同字母，或是下部的圆圈，或是字母的一角，流下来，形成多多少少有点拉长的边纹，漆浆汇集在一起，在每一笔的末端都构成一个凝固的扁圆。词语 DIOS 中 O 的边纹正好落在他眼睛的高度，让他能够看到涂料路径的弯弯曲曲，那些弯曲是涂料流在带着花岗岩斑纹的粗糙石料的表面上，并且因为那些极小的斑纹有所偏离而形成的。题字的上面，借助同样的白色涂料，画出一个十字架，十字架的两划留下的凹槽就像流着白色的血。一个秃顶的人物，蓄着长胡子，上身穿着护胸甲，从腰部起，裹了一条短裙，矗立在海滩上。他摘下头盔，放在弯曲的臂弯里，食指紧绷，指向了另外一只手向着绿色的天空高举起的一个带耶稣像的十字架。在他的右面，几个男人和女人半裸着，双手合十，低着头，弯着腰，或单膝跪地。他们中有几个人还被茂盛的植物半掩着，或是断裂的巨大树叶，或是细长的、尖利的、竖起的叶子，其中最多的是树干倾斜的高大的棕榈树。这时，穿白色连体服的黑人再次从商店走出来，用双手折叠、压扁一个新的褐色纸板箱。这次他凝视消防龙头的时间并不比来时的时间长。树叶、下跪的土著人，连同挥舞着十字架的战士，都被表现在一幅绿色的单色画中。黑人似乎很难把这个纸板箱放回到卡车轮胎间已经归拢好的一堆箱子中。他狠狠地踢了几脚，但是

被折叠的纸板箱形成的二面角中的一个面每次都不断地竖起来。秃顶的战士身后站着一群人物，穿着铠甲，戴着头盔，武装着长枪和火枪，更远一点的地方，几个海员成功地把一艘小艇拖到干燥的地方，只剩下尾部被碧玉似的波浪轻轻拍打。大个子黑人此刻弯着身体，上半身水平，一只手支撑在卡车平板的边缘上，右腿使劲踹纸箱垛，一点点成功地把它们向卡车下部稍微靠前的地方推进。在他帽檐很长的鸭舌帽上和白色连体服的小口袋上绣着一条很小的米色女腿，腿半弯着，脚朝上，上面是一个首字母缩略词，两个字母交错在一起。淡绿色的邮票呈竖直的长方形，围绕着狭窄的锯齿状白边。老战士戴着钢铁护手的手中示以野蛮人看的十字架，周遭闪着光，如同一个太阳，挂在苦艾色的天空上。飞机十字形的阴影快速移动在泛起绒毛的平面之上，更确切地说，是一片起起伏伏的几乎均匀的绿色之上，只在某些地方有些许区别，偶尔颜色更深一些，偶尔泛着黄色。当越过一个穹顶时，十字形的轮廓会有轻微的变形。这些穹顶挤满茂盛的植物，由巨大的树木和浓密的灌木形成，其中最多的是树干倾斜的高大棕榈树，就像一片巨大的青苔，覆盖了一切，只留出一些开口让位给水流和长满草的泥塘。泥塘里的水呈金属灰色。河流的轨迹，弯弯曲曲，痉挛着，蜷缩成黄色的褶皱。在那一团红色和它绿色的

小囊下，挤着一条浮肿的、铅灰色的粗血管，被一些蓝色的小静脉穿过，它们整体形成一个近似的方块，被标记在身体前面吉他状的开口处。方块的上部在他的体重下弯曲着，就像一个花环，里面全部被另一条稍细的血管弯弯曲曲的褶皱所填满，如同一条体型肥大的蚯蚓，痉挛着将自己蜷缩起来。所有这些都被一收一缩的缓慢动作所刺激，轻微地发生了变形。生病的男人咬紧颌骨，汗水从太阳穴流下，在他的上唇结成了一滴滴水珠，他目光呆滞，将左手塞进裤兜，两只手指在盒子里摸索着，抽出一支香烟，插在嘴里。之后，他待在那儿，没有点燃的香烟粘在他的双唇之间，颌骨紧闭着，香烟的一端随着他嘴唇由下到上的抖动轻微地颤动着。一个简单的机械装置，从轮子开始，牵引着在人行道上前行的一只兔子的上肢。兔子的双臂装有两根小棍，小棍交替地抬起又放下，敲响了动物身体前用作底座的木板上的铜铃铛。兔子有两只白色的大耳朵，身穿黄色针织衫，红色裤子。孩子的手用一根细绳牵着它，细绳引起不规则的拉力，兔子蹦蹦跳跳地前进。他不动，兔子的胳膊就不动，棍子下面铃铛轻敲的响声也停住了。肠道包括两大部分：小肠和大肠。小肠平均长约7米。大肠，或者说结肠，开始于盲肠，之后是右结肠、横结肠，然后是通向乙状结肠的左结肠。医生让他在检查台上躺下。检查台是金属

的，由一块被细小支架支撑着的铁板构成，整个刷着很亮的漆，呈蛋壳色。它简陋的样式，不恰当的结构，细长的支架，连同刷上的油漆，与带着红、蓝、绿色图案的羊毛地毯，桃花心木色的办公桌，青铜装饰品和皮质扶手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脚踝被堆在脚上的裤子束缚着，他只得笨拙地朝涂过磁漆的平台移动。医生大概四十岁左右。他更像是一名银行家或商人，他的表情既专注，又漫不经心和冷漠。他秃顶，古铜色皮肤，带着金边眼镜，穿着材质柔软价格不菲的灰色西装。他的指甲修剪过，手从整洁的袖口中伸出，袖口上装饰着正方形的金袖扣。当他爬到检查台上，扭动着臀部抬起被束缚的脚踝时，医生迅速地从马甲的口袋里掏出一块表，扫了一眼，又把它放回口袋里，然后朝检查台走过去。河水泛红的或泥泞的河道蜿蜒曲折，形成的河湾几乎相交成圆环，痉挛地蜷缩着，就像一铲子下去分成好几段的蚯蚓或蛇。浓密的植物不让任何一块土地露出来。看不到人类生活一丝一毫的痕迹，没有道路，没有小径，没有房屋，没有茅棚。河水不停地痉挛，突然变宽，具有了火炬的形状，更确切地说，就像匕首短粗的、弧形的刀片，闪着金属的光芒，消失在灌木丛和高草丛中。穿过这些灌木丛和高草丛，太阳的反射光有时闪闪发亮，就像照在锡板上一样，与飞机以同样的速度移动着。在好多个地方

都能看到根部大概已经腐烂的树木,那些树木被某次飓风吹倒,一半浸在水里,另一半被深入泥塘的树枝支撑着露出水面。蛇盘在一截树干上,树干只勉强存留着几块树皮,露出的树的材质显现出一种泛黄的白色,如同一块骨头的颜色。这个动物就像一根在自身重量之下弯曲的粗水管,从那些缠绕的点开始,形成了柔滑的曲线。蛇身装饰着褐色的菱形,完美的几何图案,菱形的中心有一个浅色的圆点。由鳞片形成的菱形的四边,连同中心点的轮廓被勾勒成锯齿状,就像装饰着纱帘的刺绣图案。图片下方写着一个字:蛇,粗体字;再往下,用细一点的印刷字体写着:红尾蟒。蛇目,或蛇亚目,包含热带或温带的 2 300 种蛇。身体近似圆柱形,体长(蟒蛇可达 12 米),全身布满细小的鳞片褶皱,腹部无鳞,长着宽大的横条纹。眼睛长在头部,无眼睑,舌头分叉,用来探测(但从不分泌毒液),口中分泌毒液。珊瑚蛇:见眼镜蛇属。/ 亚非毒蛇:见眼镜蛇属。/响尾蛇:见蝰蛇科。鸢,阳性名词:一种昼出的猛禽,喙弯曲,眼周围绕着血红色软骨,头顶长着深色羽冠,前胸呈白色,金色的短毛使背部与颈部区别开来,翅膀上的斑点在末端呈深褐色,大腿也呈同样的深褐色。它的特点在于极长的爪子上覆盖着一种黄色的角质皮层,末端尖锐而弯曲。它在高草丛中迈着苍鹭的步伐前进。天上的云起先倾斜着,

飞驰而过，然后汇聚成大片的浅灰色，透过它们的缺口，还能看到泥塘的碎片，最终它们形成了连续的云幕，介于风景之前。此刻飞机的影子在令人炫目的表面上飞驰，闪着发白的虹色光晕，在云块起起伏伏的翻滚中下降或者上升。孩子用力过猛的牵引使木板失去了平衡，兔子摇摆着，从一侧倒下。他继续像这样牵着它走了几米，然后转过身，停了下来。他的妈妈也停住了。高个子黑人再次向商店走去，他不得不跨过孩子攥着拳头握住的此刻已经失去张力的牵着兔子的细绳。在一排抬起的腿那里，能够看到商店里面的货架上堆满了白色、闪亮的纸盒。货架摆满了商店的三面，第四面是橱窗和门。已经整理好的、填满的箱子以几乎连续的方式划定了一个空间（一些货架没有完全填满，还有些空间，并且，商店深处的墙上还开着一扇门），这个空间几乎呈正方形，被长长的黄色木质收银台、放着一台打字机的桌子和几把同样是黄色的、椅背弯曲的木质椅子所占据。在好几个地方，路边的高楼被一些六层、五层甚至是四层的房屋所隔开。然而，尽管有超车路段而且马路也很宽，两边高大拥挤的楼壁还是让人感觉置身于一一条狭窄的走廊。这种感觉因为街道特别长而有所加剧，这条街呈直线延伸了好几公里，一直到湖边，街道的尽头在雾气中消失、模糊，与此同时，那些招牌和超出人行道上

被固定在两层楼高的广告牌无序的激增也加剧了这种印象。并非这些招牌数量格外巨大，只不过一眼望去，它们参差不齐，相互重叠，以至字母和图案混杂在一起，更增加了它们的数目。它们中大部分都是霓虹灯管，这个钟点，灯还没亮，在炎热的、惨白的太阳下布满尘土，泛着灰色。另外一些是塑料材质的（多多少少有些拉长的长方形或是层层叠叠每个都带有一个字母的立方体），过分地着了色，表现出一片亮闪闪的花哨，充斥着红色和绿色。此刻，妈妈向着小孩弯下腰，好几次用手指指向倒在人行道上的兔子，接着又指指握着细绳一端的孩子的手。随着重复的动作，孩子的视线从玩具移动到举起的与双眼齐平的拳头，专注地思考着。妈妈于是一直走到兔子那里，蹲下，使它重新立起来。云海间裂开一个巨大的缝隙使陆地重新显现，确切地说，那是同样无边无际的绿色：穹顶挤满了树木、灌木、带着骸骨色的枯死的树桩和高草。穿过其间的水流，分开岔道，蜿蜒曲折，看起来仿佛静止了一般，泥泞不堪，或颜色一如锡器。两个身材魁梧的黑人女子，捧着盒子，负重并行。她们的胳膊从丝绸短上衣里伸出来，露出深棕色的皮肤，从长肌一直裸露到肩膀。丝绸上衣亮闪闪的，没有装饰，就像穿着紧身衣那样，衣服下面浑圆的双乳颤动着。人们能看到她们闪着光的眼白和野性地大笑时露出的

牙齿。太阳的反射光穿过草丛泛起的波纹，依旧闪耀着，就像铜器的一抹光亮，与飞机以同样的速度快速移动着。几座摩天大楼的轮廓，占据着最高的墙面，透过使之褪色的雾气矗立着，几乎与发白的天空混为一体，数以千计的窗户连成的虚线更加重了它们的灰色，那些窗户呈垂直线（或水平线，根据建筑师给予这种或那种风格的优先权），就像没有柱头的柱子，扁平，高低不均。页面被分为垂直的三栏。密集的文字堆积在一起使它们看起来灰蒙蒙的。蟒蛇的彩色图片占据了左面一栏的最高处。巨蛇座的文章从上一页开始，写在 Serpens（巨蛇座的拉丁名）之下，文章还追溯道：塞尔普，塞尔帕·平托（亚历山大·阿尔伯托·达·洛查）：葡萄牙探险家。文章的开头是黑体字。麻花头：多年生草本植物，具有广适性，红紫色花，高度可达 1.2 米。塞拉诺—多明格斯（弗朗西斯科），德·拉·托雷公爵，西班牙元帅，政治家（伊斯拉·德·莱昂，今天的圣费尔南多）。从摩天大楼的最高层，能够看到这些大楼从越来越远的地方，或者一群群地，从停滞在城市上空的一层乳白色的雾气中突然出现，矗立在苍白的天空中，在那里，它们的玻璃窗闪闪发光。大楼呈褐色、粉红色、黑色、赭石色或灰色，随着视线下降，变得越来越模糊，以至于它们就像在一个无形的底座上，漂浮着，悬挂着，垂直着，呈几何图案，并